

往事情怀

画炕围

文/李元岁

高中毕业返乡回到了村里。父亲怕我吃不消在生产队劳作挣工分的苦,况且,挣工分总不是长久之计,于是,父亲心里就老想着为我的前途谋条生路。

三叔家盖起了新房,请来一位画匠要画炕围。这位画匠是三婶的一个远方亲戚,姓陈。陈画匠长得粗壮,虽然身高只有一米五出头,长相也难看,可画艺高超,在周村三乡五地是出了名的好画匠。别的画匠画一盘炕围用一个礼拜的时间,工钱是15元;而陈画匠画一盘炕围要花10多天,工钱却是翻了倍的30元!

我在校期间,就对美术课感兴趣,平素就用彩笔画画,亦能画些花草草、人人马马的。在陈画匠给三叔家画炕围的那10多天里,我几乎每天都抽时间去三叔家看陈画匠画炕围。有时,父亲也抽空去看。

陈画匠在三叔家画了11天,刷罢最后一道清油,炕围总算完工了。

就在炕围完工的那天夜里,临睡前,父亲突然跟我说:“爹给你找了一个营生,你看干不干?”我问:“啥营生?”他说:“学画匠。”我愣了愣。母亲看我发愣,接了父亲的话说:“学去吧,学去吧,饿不死的手艺人嘛。”父亲又说:“人家陈画匠原本是不打算再收徒弟的……”母亲又接了父亲的话说:“你爹跟人家陈画匠死磨硬泡,好话说了不老少,人家陈画匠看在你三婶的面子上,才答应收你做徒弟的!”父亲又抢过话说:“你若是愿意的话,那就是陈画匠的关门弟子啦!”可怜天下父母心,我点头表示同意。就这样,第二天,我就拜陈画匠为师,跟了陈画匠学起了画炕围。

当徒弟一般情况下得三年时间才可出徒。若自己聪慧、灵动的话,有两年亦可出徒。我自我感觉脑子还够灵活,不算太笨,又有一定的基础,故而觉得跟陈师傅学两年就完全可以出徒赚钱了。当徒弟师傅不给分文,不过,可以赚得一日三餐的好“嘴头”,唯此,亦就足矣!

那年头,能画得起炕围的人家不算多,故而,这画炕围的活儿有时候就接不上茬儿。在有炕围画的活儿时,我就跟陈师傅学画炕围;接不上茬儿的时候,我照样跟了陈师傅,到他家帮着干家务活儿。

跟陈师傅学徒有整整一年时间了。我心里记着,画了有15盘炕围了。就在这个当头,发生了一个新情况。村里要新增两名民办教师,村党支部开会研究决定,这新增的两名民办教师其中就有我一个。当时,我正跟着陈师傅给一户人家画炕围,是父亲步行了30多里地找到我,跟我私下讲的。父亲哄骗了陈师傅,说有人给我做媒,介绍了一个对象,要我回去相一趟亲,便把我领回去了。

回到家,父亲就以商量的口吻跟我讲,让我拿主意,是继续学画匠,还是去当民办教师。我权衡再三,还是决定去当民办教师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,去当民办教师就意味着不能再学画匠了。与陈师傅不辞而别不是个事儿。又是父亲,步行了30多里地,找到陈师傅去致歉。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庄户人,把哄骗陈师傅带我回去相亲也如实说了,最后才讲了当民办老师的实情。陈师傅也通情达理,跟我父亲说:“当民办老师好哇,当老师毕竟要比学画匠有前途!”

进学校当民办老师了,但总觉得把学画匠半途而废,总让我心有不甘。我家也翻盖了新房,我就又买些各色的颜料,再买几支画笔,来个“学有所用”,给自家画起了炕围。一盘炕围要开四五个“池子”,我在池子里画些山水风景,再画些大戏,如《吕布戏貂蝉》《空城计》《西厢记》等等。在另一个池子里将读高中时所学的诗词《念奴娇·昆仑》写了进去。父亲坐一旁两眼直勾勾地看我写下的那些龙飞凤舞的字,突然指着词句问道:“这几句是什么意思?”父亲读过几年私塾,识得字,却不懂诗词。我就按语文老师教的做了解释。父亲听罢,竖起大拇指——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点赞。我以为父亲是夸我字写得漂亮,给我点赞呢!不料他说:“不是夸你,是夸这首词写得好,有胆识,有气魄!”

俗话说:日有所思夜有所梦。可我日非所思,却在那日夜里做梦,真切切、活脱脱地再现了半个世纪前我给我家画炕围与父亲对话的情景。这大概是人上了年纪怀旧的心理在作怪吧?梦醒起床后,我坐在电脑前,写下这段文字,权当是对过往的意趣岁月作个留存吧!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

都市心情

临窗而坐

文/风凝



我的小屋,坐北朝南,开有一扇小窗。窗外,是一个爬满藤蔓的花架。我常常在小窗前静坐,盯着一根藤蔓发呆。至于是哪一种藤蔓,全凭播种之人当时的心情与喜好。多年以来,我领略了各种藤蔓不一样的风姿。

丝瓜,是一种边开花边结瓜的藤蔓植物。

听爷爷讲过,丝瓜藤可入药,具有舒筋活血、止咳化痰、解毒杀虫之功效。在它葳蕤的藤蔓上,会开出鹅黄的小花。不出几日,小花收敛起裙摆,结出的瓜长势喜人。起初,小青瓜顶着小黄花怯生生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,然后一夜之间,就能长好几厘米。夜里,倒垂的丝瓜摇头晃脑,就像我幼时听奶奶讲故事时的模样。

葫芦,是一种边开花边结果的藤蔓植物。

葫芦谐音“福禄”,其蔓又与“万”谐音,“蔓带”即“万代”,加之里面是密密麻麻的籽,故而有福禄双全、子孙万代之意。

在它柔韧的藤蔓上,会开出乳白的小花。在略显羞涩的白花之下,是一个手指肚大小的长圆形小球,毛茸茸、绿油油。直至变成上小下大,连在一起的两个圆球,才知晓这便是葫芦。它们虽非同一天开花,也非同一日挂果,却约好了一起变得白胖胖、滑溜溜,一起快乐地荡秋千。

藤缠蔓绕的花架,一天一个样儿。临窗而坐,还能看到蜂飞蝶舞,这些小家伙们顶着大太阳采集属于自己的那份甜蜜。

乘车之际,我也喜欢选择坐在靠窗的位子。幼时晕车,靠窗是为了透气。如今不晕车了,还是喜欢靠窗,是为了享受窗外疾速切换的风景。城市公交的窗外,是繁华的街景;长途列车的窗外,是无边的旷野,有平原,有荒漠,也有低山丘陵;自家小车副驾驶的窗外,常常是从城市,到乡村,再到山区,每行进一段,都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致,也总能带给人惬意、欣喜与感动。

同爱人出去用餐之时,我也喜欢坐在靠窗的位子。夕阳的余晖洒在窗玻璃上,将餐桌的一角染成了金黄。餐桌的木质纹理,变得清晰而温润。桌面上的玻璃花瓶里那两支红玫瑰,也似散发着光芒。花瓶旁边,是古朴的陶瓷餐具,洁白的瓷面上绘着淡雅的蓝色花纹。这一刻,盘子、碟子里盛放的是什么菜品,已然不是最重要的。微风拂过,窗帘轻柔摆动,落在桌面上的光影格外动人。

若是下雨天,临窗而坐便是另一种生命体验。这样的日子,坐在小窗前,可阅枕边书,可写心中事,可品一盏清茶,可闭上双眼听一支悠长的蒙古族长调。雨点儿打在玻璃窗上,打在窗外停放的车辆上,打在小花园的各种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叶片上,“沙沙”“嘭嘭”“嗒嗒”!那一刻,时间仿佛是可逆的,所有曾经亲历过的美好都能够你的世界里重新上演。“滴答”“滴答”的檐雨,伴着冷凉的空气,瞬间清除了内心的芜杂。

临窗而坐,是一种享受,也是一种领悟。它让你停下脚步,去欣赏身边的风景,去感受生活的温度。人生短短数十载,没有一个时刻不是良辰,且行且停,随遇而安。